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四六法海卷四

詳校官編修臣李堯棟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主事臣張　培

謄録監生臣張永淅

四六法海卷四

明 王志堅 編

進資治通鑑表 司馬光

先奉勅編集歷代君臣事迹又奉聖旨賜名資治通鑑今已了畢者伏念臣性識愚魯學術荒疎凡百事為皆出人下獨於前史粗嘗盡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厭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讀之不徧況於人主日有萬幾何暇周覽臣嘗不自揆欲删削冗長舉撮機

要取關國家興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使先後有倫精粗不雜私家力薄無由可成伏遇英宗皇帝資睿智之性敷文明之治思歴覽古事用恢張大猷爰詔下臣俾之編集臣夙昔所願一朝獲伸踊躍奉承惟懼不稱先帝仍命自選辟官屬於崇文院置局許借龍圖天章閣三館祕閣書籍賜以御府筆墨繒帛及御前錢以供果餌以內臣為承受眷遇之榮近臣莫及不幸書未進御先帝違棄羣臣陛下紹膺

大統欽承先志寵以冠序錫之嘉名每開經筵嘗令進
讀臣雖頑愚荷兩朝知待如此其厚隕身喪元未足報
塞尚智力所及豈敢有違會差知永興軍以衰疾不任
治劇乞就冗官陛下俯從所欲曲賜容養差判南京留
司御史臺及提舉嵩山崇福宮前後六任乃聽以書局
自隨給之祿秩不責職業臣既無他事得以研精極慮
窮竭所有日力不足繼之以夜徧閱舊史旁採小說簡
牘盈積浩如煙海抉擿幽隱校計毫釐上起戰國下終

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脩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略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爲目錄三十卷又參考羣書評其同異俾歸一途爲考異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自治平開局迨今始成歲月淹久其間牴牾不敢自保負罪之重固無所逃重念兹違離闕廷十有五年雖身處於外區區之心朝夕寤寐何嘗不在陛下左右顧以駑蹇無施而可是以專事鉛槧用酬大恩庶竭涓塵少裨海嶽臣今筋力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

耗目前所爲旋踵遺忘臣之精力盡於此書伏望陛下
寛其妄作之誅察其願忠之意以清閒之宴時賜省覽
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捨非足
以懋稽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俾四海羣生咸蒙其
福則臣雖委骨九泉志願永畢矣謹奉表陳進以聞
公常患歷代史煩人主不能徧覽依左氏傳體爲編
年一書曰通志約戰國至秦爲八卷以進英宗悦之
命續其書至是神宗爲賜名製序俾日進讀書成賜

勑獎諭及銀絹對衣腰帶鞍馬公之爲是書也分屬諸人漢則劉攽三國迄於南北朝則劉恕唐則范祖禹然猶經十九年而後成葢重難如此公自言脩通鑑成惟王勝之借一讀他人讀未盡一紙已欠伸思睡則士大夫於此書猶不能盡讀而況於正史乎又況於人主乎　此表實范祖禹淳父作見四六話

永興謝上表　司馬光

荷恩至重任責尤深廵撫吏民敷宣詔令臣識慮闇淺

規為闊疎唯知愚忠屢貢狂直奉事三世操守一心間以齒髮浸衰疹疾交集曾靡論思之效久汙侍從之班既無補於本朝祈自高於散地不圖睿澤更委名都雖要重之權自知不稱而煩劇之地難以固辭受命以還措躬無所趨來就道甫爾到官維此咸秦昔為畿甸山川清美土地膏腴論其平時誠為樂土在於今日適值凶年經夏亢陽苗青乾而不秀涉秋淫雨穗黑腐而無收廩食一空家乏蓋藏之粟襁負相屬道有流離之人

老弱懷溝壑之憂姦猾蓄萑蒲之志正宜安静不可動搖譬之烹魚勿煩擾則免於糜爛如彼種木任生植則自然繁滋謹當策勵疲駑雕磨朽鈍智力所及勤瘁無辭雖復失位危身終不病民負國庶幾小補用答大恩

神宗初公與王安石議法不合求去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

奏乞致仕表 呂誨

臣輙罄愚誠上干宸慈伏况微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

用術乖方殊不知脉候有虛實隂陽有逆順診察有標本治療有先後妄投湯藥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肢寖成風痺遂難行步非秖憚炙鑿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爲之奈何雖然一身之微固未足邺其如九族之托良以爲憂是思逃祿以偷生不俟引年而還政顧惟素志幾負明時力既不足誠豈得已况恃睿監夙諒孤忠進非左右之容退知榮辱之分與之全節示以曲成臣不避再煩天聽欲乞致仕仍不願改官早

賜開可臣無任顒天懇激之至

誨字獻可開封人端之孫以論王安石出知鄧州改知河南旋提舉崇福宫以疾表求致仕蓋以身喻朝政也誨三居言責皆以彈奏大臣去一時推其鯁直

謝就差知興元府表文同

便私之請輙昧死以上聞從欲之仁遽推恩而下及臣何為者幸至此哉舉千里之大而使之撫綏顧一介之輕而敢不勤瘁望過心悸感深涕流中謝臣誤緣科名

竊謂館閣是正譌謬學問淺而未精講磨本元才識短而多泥居中無補請外尤頻嚮蒙朝廷俾守仁壽當奉行條詔之始固勿憚簿書之勞踰年於茲庶事頗集殆將滿歲當趣還朝因念骨肉衆多道途緬邈加有爲累之婚嫁殊無可仰之耕桑何所買瑯琊之田徒爾索長安之米以再求僻郡少緩私門豈謂伏遇皇帝陛下照以天光函之海量俯矜愚妄特追誅吏亟下武都之書使紆南鄭之綬矧茲善地實曰鄰鄉川陸寬平魚稻豐

美顧惟多士有願往而不能豈爾賤臣或陳請而遂得被恩若此圖報用何止俟交官即赴新治誓盡幺麿之一節庶酬汪濊之萬分但竭愚衷敢誣天鑒

同字與可詳見東坡集讀此表想見當時君臣真如家人父子

徐州賀河平表　蘇軾

聖謨獨運天眷莫違庶邦子來民罔告病萬杵雷動役不逾時遂消東北莫大之憂然後麥禾可得而食人亡

後患喜得再生伏以大河爲災歷世所病禹治兖州之野十有三載乃同漢築宣房之宫二十餘年而定未有收狂瀾於既潰復故道於將堙俯仰而成神速若此恭惟皇帝陛下至仁博施神智亡方達四聰以來衆言廣大孝以安宗廟水當潤下河不溢流屬歲久之亡虞故患生於所忽方其决也本吏失其防而非天意及其復也蓋天助有德而非人功振古所無溥天同慶維豐沛之大澤實汴泗之所鍾伊昔横流凛孤城之若块迨兹

平定蔚秋稼以如雲害既廣則利多憂獨深而喜倍雖官守有限不獲趨外庭以稱觴而民意所同亦能抒下情而作頌

熙寧十年軾知徐州七月十七日河決曹村泛溢澶城下城將敗軾詣武衛營呼卒長爲盡力卒長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當效命遂築東南長堤雨日夜不止城不沈者三版請於朝增築故城爲木岸以虞水再至十月五日水退城以全降勅獎諭

湖州謝上表 蘇軾

風俗阜安在東南號爲無事山水清遠本朝廷所以優賢顧惟何人亦與茲選中謝伏念臣性資頑鄙名迹堙微議論闊踈文學淺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獨無寸長荷先帝之誤恩擢寘三館蒙陛下之過聽付以兩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過無功法令具存雖勤何補罪固多矣臣猶知之夫何越次之名邦更許借資而顯受顧惟無狀豈不知恩此蓋伏遇皇帝

陛下天覆羣生海涵萬族用人不求其備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而臣頃在錢塘樂其風土魚鳥之性既自得於江湖吳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職息訟平刑上以廣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

元豐二年公自徐州移知湖州李定舒亶何正言摭公謝表及所爲詩爲謗訕逮赴臺獄鍛錬久之不決

神宗獨憐之以黄州團練副使安置

洪景盧云劉夢得代竇羣容州表有察臣前任事實恕臣本性朴愚之句後東坡多用兩臣字兩其字作對然須要審度君臣之間情意厚薄乃爲合宜近年後生不識事體至有碌碌常流乍得一疊亦輒云知臣察臣眞可笑也按此體歐公亦時用之

到黃州謝表 蘇軾

狂愚冒犯固有常刑仁聖矜憐特從輕典赦其必死許以自新祇服訓辭惟知感涕 中謝 伏念臣早緣科第誤

忝縉紳親逢睿哲之興遂有功名之意亦嘗召對便殿考其所學之言試守三州觀其所行之實而臣用意過當日趨於迷賦命衰窮天奪其魄叛違義理辜負恩私氾如醉夢之中不知言語之出雖至仁屢赦而衆議不容案罪責情固宜伏斧鑕於兩觀推恩屈法猶當禦魑魅於三危豈謂尚玷散員更叨善地投畀魑魑之野保全樗櫟之生臣雖至愚豈不知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刑並用善惡兼容欲使法行而知恩是用小懲而大

誠天地能覆載之而不能容之於度外父母能生育之而不能出之於死中伏惟此恩何以爲報惟當疏食沒齒杜門思愆深悟積年之非永爲多士之戒貪戀聖世不敢殺身庶幾餘生未爲棄物若獲盡力鞭箠之下必將捐軀矢石之間指天誓心有死無易

謝量移汝州表 蘇軾

稍從內遷示不終棄罪已甘於萬死恩實出於再生祇服訓辭惟知感涕中謝伏念臣向者名過其實食浮於

人兄弟並竊於賢科衣冠或以爲盛事旋從册府出領郡符既無片善可紀於絲毫而以重罪當膏於斧鉞雖蒙恩貸有愧平生隻影自憐命寄江湖之上驚魂未定夢遊縲絏之中憔悴非人猖狂失志妻孥之所竊笑親友至於絶交疾病連年人皆相傳爲已死飢寒併日臣亦自厭其餘生豈謂草芥之賤微尚煩朝廷之紀錄開其悯悔許以甄收此葢伏遇皇帝陛下湯德日新堯仁天覆建原廟以安祖考正六宮而脩典刑百廢具興多

士爰集彈冠結綬共欣千載之逢掩面向隅不忍一夫之泣故推涓滴以及焦枯顧惟效死之無門殺身何益更欲呼天而自列尚口乃窮徒有此心期於異日

乞常州居住表 蘇軾

臣軾言臣聞聖人之行法也如雷霆之震草木威怒雖甚而歸於欲其生人主之罪人也如父母之譴子孫鞭撻雖嚴而不忍致之死臣漂流棄物枯槁餘生泣血書詞呼天請命願回日月之照一明葵藿之心此言朝聞

夕死無憾中謝臣昔者嘗對便殿親聞德音似蒙聖知不在人後而狂狷妄發上負恩私既有司皆以為可誅雖明主不得而獨赦一從吏議坐廢五年積憂薰心驚齒髮之皆變抱恨刻骨傷皮肉之僅存近者蒙恩量移汝州伏讀訓詞有人材實難弗忍終棄之語豈獨知免於縲紲亦將有望於桑榆但未死亡終見天日豈敢復以遲暮為歎更生僥覬之心但以祿廪久空衣食不繼累重道遠不免舟行自離黃州風濤驚恐舉家重病一

子喪亡今雖已至泗州而資用罄竭去汝尚遠難於陸行無屋可居無田可食二十餘口不知所歸飢寒之憂近在朝夕與其強顏恐恥干求於衆人不若歸命投誠控告於君父臣有薄田在常州宜興縣粗給饘粥欲望

聖慈許於常州居住又恐罪戾至重未可聽從便安輒叙微勞庶蒙恩貸臣先任徐州日以河水浸城幾至淪陷臣日夜守捍偶獲安全曾蒙朝廷降勑獎諭又嘗選用沂州百姓程棐令購捕凶黨致獲謀反妖賊李鐸郭

進等一十七人亦蒙聖恩保明放罪皆臣子之常分無涓埃之可言冒昧自陳出於窮迫庶幾因緣僥倖功過相除稍出羈因得從所便垂念臣受性剛褊賦命奇窮既獲罪於天又無助於下怨仇交積罪惡横生羣言或起於愛憎孤忠遂陷於疑似中雖無愧不敢自明向非人主獨賜保全則臣之微生豈有今日伏惟皇帝陛下聖神天縱文武生知得天下之英才已全三樂躋斯民於仁壽不棄一夫勃然中興可謂盡善而臣抱百年之

永歎悼一飽之無時貧病交攻死生莫保雖鳧雁飛集何足計於江湖而犬馬蓋帷猶有求於君父敢祈仁聖少賜矜憐臣見一面前去至南京以來聽候朝旨干冐
天威
公由黄州移汝州未到上此表朝奏入夕報可時元豐八年也
謝宣召入院表 蘇軾
詔語春温再命而僂使華天降一節以趨在故事以嘗

聞豈平生之敢望省循非稱愧汗交深竊以視草之官自唐爲盛雖職親事秘號爲北門學士之榮而祿薄地寒至有京兆椽曹之請豈如聖代一振儒風非徒好爵之縻兼享大烹之養玉堂賜篆仰淳化之彌文寶帶重金佩元豐之新渥既厚其禮愈難其人而臣以空疏冗散之材衰病流離之後生還萬里坐閱三遷不緣左右之容躐處賢豪之上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生資文武天祚聖神雖亮陰不言尚隱高宗之德而訪落求助已啟

成王之心首擇輔臣次求法從知人材之難得采虛名而用臣敢不益勵初心力圖後效才不逮古雖慙内相之名志常在民庶免私人之誚

謝兼侍讀表　蘇軾

叨承新命祗服訓詞薄技已窮舊恩未替中謝伏念臣志大而才短論迂而性剛以自用不回之心處衆人必爭之地不早退縮安能保全是以三年翰墨之林屢遭飛語再歲江湖之上粗免煩言豈此身愚智之殊蓋所

居閑劇之致臣之自處何者爲宜而況講讀之司帷幄最近分章摘句則何以報非常之知因事獻言又必貽前日之患雖仰恃天日之照實常負氷淵之虞恭惟皇帝陛下大德庇民小心順帝雖天覆地載以聖不可知爲神而日就月將以學而不厭爲智曲收舊物以廣多聞臣敢不職思其憂本無分於中外欲報之德誓不易於死生

杭州謝上表 蘇軾

入奉禁嚴出膺方面皆人臣之殊選在儒者以尤榮中

謝

伏念臣受寵逾涯積憂成疾既思退就於安養又欲少逃於滿盈仰荷至仁曲從微願江山故國所至如歸父老遺民與臣相問知朝廷輟近侍爲太守蓋聖主視天下如一家鞭朴未施爭訟幾絶臣之厚幸豈易名言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天地之仁賢愚兼取日月之照邪正自分每包亟其惷迂欲保全其終始兄弟孤立嘗親奉於德音死生不移更誓堅於晩節

元祐四年公以論事爲當軸所恨恐不見容累章請郡除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未行諫官言前相蔡確知安州作詩借郝處俊事譏太皇太后議遷之嶺南公密疏若薄確之罪則於皇帝孝治爲不足若深罪確則於太皇太后仁政爲小累謂宜皇帝置獄逮治太皇太后出手詔赦之宣仁心善公言而不能用公出郊用前執政恩例遣内侍賜龍茶銀合慰勞甚厚

謝賜對衣金帶馬表 蘇軾

漢官三服已分密麗之珍唐監八坊復下權奇之駿拜
嘉甚寵省已何功伏念臣受材迂疎賦命寒蹇幼師季
路止服緼袍長慕少游欲乘下澤目眩重金之耀神驚
四牡之良俯仰自維周章失次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憂
勤黎庶寤寐儁賢故損廐車之儲以廣英雄之彀致玆
孱陋亦被寵光臣敢不求稱於衷益鞭其後薄德盛服
當戒維鵜之篇强力安邦庶幾有駜之頌

四六話云子瞻幼年見歐陽公謝對衣金帶表而誦

之老蘇曰汝可擬作一聮曰匪伊垂之而帶有餘非敢後也而馬不進至爲頳川因有此賜用爲謝表後爲兵部尚書又作謝衣帶表畧云物生有待天地無窮草木何知冒慶雲之渥采魚鰕至陋借滄海之榮光雖若可觀終非其有四六至此涵造化妙旨矣

頳州到任謝表 蘇軾

支郡責輕未即滿盈於小器豐年事簡非徒飽煖於一家覽几席之溪湖雜簿書於魚鳥平生所樂臨老獲從

中謝伏以汝頴爲州邦畿稱首土風備於東北人物推於古今賓主倶賢葢宗資范孟博之舊治文獻相續有晏殊歐陽脩之遺風顧臣何人亦與玆選此葢伏遇皇帝陛下丕承六聖總攬羣英生知仁孝之全學識文武之大謂臣簪履之舊物當忝帷幄之近臣奉事七年崎嶇一節意其忠義許國故暫召還察其老病畏人復許補外置之安地養此散材更少勉於桑榆誓不忘於畎畝

元祐六年公自杭召還爲吏部尚書未至以弟轍除右丞欲與兄同備侍從不聽公在翰林數月復以讒請外乃以龍圖閣學士出知潁州

謝駕幸太學表 蘇軾

輦回原廟既崇廣孝之風幄次儒宮復示右文之化禮行一日風動四方中謝臣聞五學之臨三代所共蓋天子不敢自聖而盛德必有達尊在漢永平始舉是禮雖臨雍拜老有先王之規而正坐自講非人主之事豈如

允哲退託不能眞爵伏輿意默通於先聖横經問難言各盡於諸儒恭惟皇帝陛下文武憲邦聰明齊聖大度同符於藝祖至仁追配於昭陵爰舉舊章以興盛節臣早壓法從久侍經帷永矣馳誠想聞合語於東序斐然作頌行觀獻馘於西戎

謝賜歴日表 蘇軾

迎日推筴雖曰百王之常後天奉時惟我二后之德伏讀詔旨灼知聖心中謝伏以嗣歲將興舊章畢舉三朝

受海内之圖籍七月陳王業之艱難冬有祁寒知民言之可畏陽居大夏識天道之至仁故於頒朔之初更下布新之詔恭惟太皇太后陛下視民如子以國爲家振廩勸分人自忘於艱歲消兵去殺天必報之豐年臣敢不省事清心貴農時之不奪思患預備期歲計之有餘庶竭微誠少裨洪造

謝失覺察妖賊放罪表 蘇軾

盜發所臨守臣固當重責罪疑則赦聖主所以廣恩自

驚廢逐之餘猶在悶憐之數伏念臣早蒙殊遇擢領大
邦上不能以道化民達忠孝於所部下不能以刑齊物
消奸宄於未萌致使妄庸敢圖僣逆原其不職夫豈勝
誅况兹潢潰之中重遇雷霆之譴無官可削撫已知危
至於捕斬羣盜之功乃是鄰近一夫之力竫言其始偶
出於臣雖爲國督姦常懷此志而因人成事豈足言勞
勉自列於涓埃庶少寛於斧鉞豈謂蕩然之澤許以勿
推收驚魄於散亡假餘生之晷刻退思所自爲幸何多

此葢伏遇皇帝陛下舜虞舜之干示人不殺祝成湯之網與物求生其間用刑本不得已稍有可赦無不從寛務在考實而原情何嘗記過而忘善葢悟向時之所坐皆是微臣之自貽感愧終身論報無地布衣蔬食或未死於飢寒石心木腸誓不忘於忠義

到惠州謝表 蘇軾

仁聖曲全本欲畀之民社羣言交擊必將致之死亡尚荷寛恩止投荒服 中謝 伏念臣性資褊淺學術荒唐但

信不移之愚遂成難赦之咎迹其狂妄久合誅夷方尚
口乃竄之時蓋擢髮莫數其罪豈謂天幸得存此生此
蓋伏遇皇帝陛下以大有為之資行不忍人之政湯網
開其三面舜干舞於兩階念臣奉事有年少加憐愍知
臣老死無日不足誅鋤明降德音許全餘息故使廢殘
之馬猶獲蓋帷轂觫之牛得違刀几臣敢不服膺嚴訓
託命至仁洗心自新沒齒無怨但以瘴癘之地魑魅為
鄰衰疾交攻無復首丘之望精誠未泯空餘結草之忠

紹聖初御史論公掌內外制日所作詞命以爲譏斥

先朝遂以本官知英州未到再貶寧遠軍節度副使

惠州安置

到昌化軍謝表　蘇軾

並鬼門而東騖浮瘴海以南遷生無還期死有餘責中

謝伏念臣頃緣際會偶竊寵榮曾無毫髮之能而有丘

山之罪宜三黜而未已跨萬里以獨來恩重命輕咎深

責淺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文炳煥湯德寬仁赫日月

之照臨廓天地之覆育譬之蠕動稍賜矜憐俾就窮途以安餘齒而臣孤老無託瘴癘交攻子孫慟哭於江邊已爲死别魑魅逢迎於海上寧許生還念報德之何時悼此心之永已俯伏流涕不知所云

紹聖四年公謫授瓊州别駕昌化軍安置遂寄家於惠州獨與幼子過渡海

蘇公諸表言遷謫處淚與聲下然到底忠鯁無一乞憐語可謂百折不回者矣洪景盧因論昌黎潮州表

而軒輊二公實爲確論

謝除中書舍人表 蘇轍

越從左史擢領西垣口出命書身參法從深念山林之迹本無富貴之心聞命若驚固辭不獲中謝伏念臣生本西蜀家世寒儒學以父兄爲師貧無公卿之助私有求於祿養輒自力於文詞慨然東游無以上達際會仁祖訪求直言策語猖狂恃聖神之不諱考官怪怒惡悻直之非宜孰知俉俗之言特被愛君之詔感激恩遇遂

忘死生莫酬國士之知適有私門之禍未填溝壑重廹
飢寒時於道途望見神考一封朝奏夕聞召對之音衆
口交攻終致南遷之患生雖不遇嘗辱顧於二宗時不
見容勢殆濵於九死厄窮自致黽勉何言敢云衰病之
餘復被寵光之幸此葢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母慈均覆
坤德無私欲以任姒之明躬行堯舜之道肆求多士以
遺成王耆老畢會於朝廷耕築不遺於林莽遂令拔擢
猥及空踈馮唐已衰猶願雲中之往貢禹雖老未忘封

事之勤譬如木之在山生則荷恩而死無所怨水之於地行則潤下而止不敢辭臣之事君義亦如此欲報之意非言所殫

公應制科時仁宗春秋高公慮或倦於勤因極言得失而於禁廷之事尤切對入考官胡宿以爲不遜請黜之仁宗曰以直言召人而棄之天下其謂我何宰相不得已置之下等除商州軍事推官以養親不赴服闋除河南推官張文定知淮陽辟爲學官授齊州

掌書記改著作佐郎復從文定簽書南京判官坐兄軾以詩得罪謫監筠州酒稅五年不得調移知績溪縣哲宗立以祕書省校書郎召遷右正言二年遷中書舍人

賀擒鬼章表 蘇轍

天網雖寛久而必獲神理助順叛者自亡曽是偏師之出疆遂聞元惡之授首諸戎震疊西鄙肅清中賀伏惟

太皇太后陛下天覆四方坤載萬物好生之德發於自

然柔遠之功覃於無外昆蟲草木咸知此心天地鬼神
陰相其業顧西蕃之遺種孤累聖之鴻私頃在熙寧之
間誘陷思立之衆置而不問猶覬知恩爵秩兼隆賜予
不絕而乃潛結西夏攻圍南川焚蕩傷夷動以萬計猋
掘驅虜不可數知築據臨洮傲睨天討當宁太息念疆
埸之無辜諸將激昂知背誕之不赦兵刃既接凶黨奔
亡臨衝未施壁壘自破老羌奪氣白首就擒即聽檻車
之行以正藁街之戮乃者拓跋小醜憑恃解仇之謀猖

狂大言陰蓄窺邊之計昏亡則齒知難久臂解則肩不自持料其破膽之餘款塞無日信矣得天之助本於愛物之誠臣等鎮撫無功罷勉備位幸依干羽之化庶覩兵革之藏欣戴之心倍萬倫等

蘇長公論鬼章事與范忠宣相左畢竟范議爲優次公未嘗附會一語其見高於長公

謝除龍圖閣學士御史中丞表蘇轍

視草禁中既極儒臣之選專席朝右復膺忠告之求兼

延閣之寵名增南司之榮觀退循淺拙徒積兢危中謝伏以仁聖在宥五年於今恭儉無爲四方稱治然而矯枉之過苛吏適去而寬弛相尋革故之難敝事雖除而條綱尚紊民貧未可經遠吏弊難於責功是謂守成之難宜有厲精之實幸臺綱之一舉措國是於無疑如臣才力之微強勉何及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德惟主善政貴日新閔風俗之惰媮審詞説之忠佞知逆耳之利行察遜志之多非是以度越儁賢收掇微賤然臣迂

愚之實砥礪莫加顛沛之餘衰罷日甚言之無補昔已效於諫垣文不適時比復陳於翰苑恩深莫塞才短奚為惟有事君之小心每欲終身於直道折而不屈蓋蓬蒿之自然晦而猶鳴亦雞鶩之常性志效捐軀之報未知授命之晨拜伏在廷俯仰增愧

元祐五年公使契丹還有此除

分司南京到筠州謝表 蘇轍

愚守一心漫無趨避歲更三黜始悟愆尤中謝伏念臣

家傳樸學仕偶聖時本無意於功名徒自勤於翰墨因時乏使亟塵言事之班竊食無功復預聞政之列纔經九歲遍歷要途人心忌其超遷天意惡其盈滿捫心自省事猶可追任意直前罪所從出惟闇故不明利害惟拙故不達幾微以至罪積如山命輕若髮薦經彈擊雖九死以猶輕黜守幽遐累千里而爲近今茲責分留務棄置陋邦不親吏民許追思其過咎稍霑祿秩俾粗免於飢寒人微固無可言恩深繼之以泣自違天日分委泥

塗朝無爲言恩出獨斷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法天廣覆配地兼容雖雷霆之震驚與雪霜之嚴冽未始絶物之命要在厚民之生故兹賤微猶得陳述臣之自取本復何言顧惟兄弟二人迭相須爲性命江嶺異域恐遂隔於存亡況復墳墓闊踈父子離散若臣家之憂患實今世之孤窮静言思之誰可告者惟有自投於君父庶幾有冀於生全泣血書詞叩閽仰訴生有捐軀之日死存結草之誠

雷州謝表　蘇轍

謫居江外已閱三年再斥海濱通行萬里罪名既重威命猶寛中謝伏念臣性本朴愚老益頑鄙連年驟進不知盈滿之爲災臨出妄言未悟顛危之已至命微如髮衅積成山比者水陸奔馳霧雨烝濕血肉星散皮骨僅存身錮陋邦地窮南服吏言莫辨海氣常昏出有踐蛇茹蠱之憂處有陽淫陰伏之病艱虞所迫性命豈常念咎之餘待盡而已伏惟皇帝陛下仁齊堯舜政述祖宗

日月之明無幽不燭天地之施有生共霑憐臣草木之微念臣犬馬之舊未忍視其殞斃猶復許以生全臣雖棄捐尚識恩造知殺身之何補但沒齒以無言

紹聖初哲宗起李清臣爲中書舍人鄧潤甫爲尚書左丞二人久在外不得志稍復言熙豐事以激怒哲宗會廷試進士清臣撰策題即爲邪說公疏諫哲宗覽奏以爲引漢武方先朝不悅落職知汝州居數月元豐諸臣皆會於朝再責分司南京筠州居住三年

又責化州别駕雷州安置

代李諫議謝免罪表　蘇轍

頃者眛於周防自貽謗讟聰明坐照善惡俄分中謝伏念臣幼服官箴惟知勤瘁老膺朝寄但守朴忠詎無他長以報殊遇力小任重常自知其不任勢薄地寒果大招於浮議煩言初起卒莫自明孤迹多危已甘永棄賴聖神之不惑察誣罔之無根不勞辯明自獲昭洗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鑒在上物無遁形坤厚兼容人獲安

處知拙直之多怨憐衰朽之易摧不見瑕疵曲全終始
感幸之切涕泗交流重念臣昔事先朝雖更煩使衰門
無振起之望没齒絕榮華之心自蒙選擢遂歷華近初
無左右之助惟恃日月之明入領要權出分重鎮况復
弟昆之菲薄並叨侍從之清華蒙國厚恩如臣有幾未
能消於謗口實有累於知人每自省循謂宜廢黜尚竊
方州之寄益明眷奬之深敢不勉勵疲駑要粉身而後
已訓勑子弟期累世以無忘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代陳州張公安道謝批答表　蘇轍

老病既至昏耄及之恩澤未移撫存若此感幸雖切啟處未寧中謝伏惟皇帝陛下覆育萬物體乾坤之不遺容養羣臣猶父母之曲盡始終愛恤左右保全雖或迂疎無用之才加以羸老難任之日猶未忍棄俾獲偷安德厚恩隆感深涕隕然念臣結髮從宦出身事君遭遇聖明有犬馬自效之志酣豢爵祿無山林獨往之心矯世求名既非所願要君自鬻尤不忍爲誠以病勢侵凌

理難勉強伏自去歲初涖宛丘風熱交攻面目幾廢四
陳誠請未賜允從會冒寵光朋友之所譏笑隳弛條教
吏民之所厭憎逮此千聞出於窘廹豈可復貪榮命不
畏多言而況南都有先臣之敝廬留臺固遺老之清職
在臣不爲遂廢於國亦謂無嫌病而得閒斯人情之至
願退之以禮知主眷之愈隆天高聽卑得請乃已

張文定知陳州公兩爲其屬奏草多公代筆

代張安道乞致仕第二表 蘇轍

老而求退豈以為名病而得閒本其至願飛章自乞誠意未孚特蒙賜書勉以就職

中謝　臣聞引年去位事君之舊章懷禄忘歸人臣之深戒自昔不得謝者在禮雖或許之然皆廟堂注意之臣疆埸折衝之任邦家倚以為重神人賴以為安留之者既自有詞居之者誠亦無愧是以禮存權制人絶間言未聞退處閒官坐糜厚禄竊此異數晏然偷安伏念臣早事三朝晚遭興運首被揀拔與聞幾微貪戀聖明豈有窮已徒以寵禄盈滿懼

速顛隮筋力衰罷理難勉强幸緣舊典敢圖自陳伏惟

皇帝陛下量極乾坤德隆父母因至誠之勤請杜無名之誤恩念臣平生粗守廉隅恥於僥倖使臣今日得安分限即是恩私區區寸誠得請乃已

代張安道乞致仕第三表　蘇轍

誠發於中一言可信恩加望外再請未從顧惟衰朽之年久竊尊榮之寄雖蒙異眷敢以自安中謝臣聞事君之禮少壯不敢不勉行已之義老病不可不歸壯而不

勉則失忠老而不歸則忘恥今臣心力衰退手足支離
謝事之期已逾三歲祈天之請蓋又累年況復同列之
間比多得請而去獨臣言辭淺陋未足以回天勢力孤
單中無與為地苟遂盤桓顧寵俯仰懷慙志不克伸没有
遺恨伏惟皇帝陛下至誠樂善多士克生元首股肱自
足名世奔走先後未嘗乏人豈臣去留足為輕重徒以
遺簪可念遂忘朽弊之難堪老馬尚存不知驅馳之弗
逮致之顛覆之地恐非愛惜之宜故寵臣以尊名不若

使臣得全廉恥之爲貴厚臣以重祿不若使臣得守分限之爲安凡厥保全之餘斯皆聖明之賜力陳危懇尚冀必從

代司馬丞相進稽古錄表 黄庭堅

竊以九州四海一日萬幾將察知民物之性情蓋布在文武之方策雖歷年多而舉其大要則用力少而見夫全功恭以皇帝陛下富有春秋弭寧方夏念始終典於學於緝熙單厥心 延登老成親近勸講發論語章句採

經𦤎之同歸誦寶訓丁寧憲祖宗之不易本有如是實惟濫觴惟稽古堯舜之舊章惟信史春秋之成法高山可仰覆轍在前其興亡在知人其成敗在立政或當艱難之運而不能師用賢智或有惻隱之意而無以照知忠邪載籍之編患乎太漫鑒觀之主力不遑暇用芟柬畧存體要由三晉開國迄於顯德之末造臣旣具之於歷年圖自六合爲宋接乎熙寧之始元臣又著之於百官表若乃威烈丁丑而上伏羲書契以來對越神人

可用龜鏡悉從論纂皆有依憑總而成書爲稽古錄二十卷因仍書局繕寫奏篇兹冒昧以上陳助聰明之遠覽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定九鼎以守天下之公器乘六龍以御古今之正權思齊之功啟佑聖學過物之濟燕及宗祧至於法弊於凉而改爲官非其人而變置御戎之策中下措國之勢安危據舊以鑒新去彼而取此陶成萬化東在兩宮七廟垂無疆之休徽臣與不朽之業

越州謝上表 元絳

易帥嶠南方深危懼分符浙右特荷保全仰服恩章惟知感涕伏念臣習知忠誼竊慕功名歷事三朝行將四紀向自北垂之漕就吏南越之麾蒙臨遣以丁寧敢遑安而留滯載驅長陸甫及半塗忽聞羽檄之音謂有龍編之警横水明光之甲得自虛聲雲中赤白之囊倡爲危事邊萌擾動朝聽震驚況在守臣敢愆奔命風馳南海已久見於吏民日遠長安蓋未聞於章奏仰煩宵旰沓及臣鄰謂護塞之急人且擇才而代戍驅車萬里虛

出玉關之門乘駟一麾幸至會稽之郎尚兼方面彌畏人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法道曲全等天丕冒以臣吏事綿久備歷四方之勤知臣立朝最孤逈無一介之助渙然休命付畀价藩臣敢不訓旅以嚴安民以靜庶希樂易之治仰補熙隆之時銜賜不貲論生爲補

王公四六話云元厚之久作藩郡後閧儂智高餘黨寇二廣移知廣州而所傳乃妄改知越州謝表云云

用李德裕獻替記伐劉稹李石令中人石元貫奏横

水明光之甲曳地何由取他德裕曰從伊十五里精兵必須破却此賊後所傳果妄

知亳州謝上表　劉攽

齒髮衰暮藩鎮會繁據非所安榮以爲懼昔者聖門高弟方六七十則所願爲漢世諸儒至二千石謂之宦達蓋量力審已雖小邦實曰才難逢辰慕君在有道不容儌幸此所以前哲言志區區其若彼後賢受祿振振焉在兹況如愚臣本緣末學粤塵仕路不棄昌時暨忝分

符遂更三郡曹爲近輔非復自檜之譏魯幷泰山仍有
夔齊之舊至於渦譙名壤淮楚近郊猶龍之所誕生真
聖是焉臨幸大朝景亳無武湯之上儀延年執期格帝
鴻之純粃民俗旣富官守維嚴豈伊戇愚猥叨寄任邈
逾涯分高視曩先密焉自思仍有餘寵歎盤換舊僅踰
期月之淹隼旆越疆纔倍宿舂之費此蓋伏遇皇帝陛
下聖神妙筭睿智極深廓久照於容光溥太和於播物
流形品彙黙化陶鈞致是小材預膺榮遇謹當布宣詔

旨盡瘁官箴爲身愚謀雖冀不殆於知止報國本願尚謝餘生於自然誓殞百身勿渝一志

知襄州謝上表　劉放

肬身謫籍緤組近藩仰荷恩華不勝感懼臣早者濫承人之出假使車材非所長力不自料黽勉歲月孤負選掄是所謂斗筲之才何暇論繩墨之外然惟利術至廣巧者有餘果聞係踵之後人略取析毫之上第涇以渭濁故常畏於後生李代桃殭竊自悲於薄命遽辱黜幽

之典實由既往之愆浮舟江湖托身瘴癘無復自新之望長懷永棄之憂不謂明詔發中湛恩逮下俾復乘軒之寵仍加分虎之榮情同更生感惟出涕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離明廣照乾度并容紹庭之初方勤心於陟降思皇之際亦代置於細微以是孱愚得從甄叙謹當勉求民瘼恪佩官箴犬馬之心以勞力故能有養桑榆之景雖已者尚冀無渝

攽字貢父敞之弟也熙寧中嘗爲京東轉運使後吳

居厚代之能奉行新法致財賦乃追坐攸廢弛監衡州鹽倉哲宗初起知襄州表中涇渭桃李等句蓋指此

定州謝上表　呂公著

尸榮右府無裨廟算之奇假守中山復當閫制之重戴恩爲懼虔命以行遄届郡封恪宣條詔伏念臣降才謭薄植性懦愚學術不足以稽五誎之疑識慮不足以籌千里之勝特以百年舊族荷累聖不貲之恩一介微軀

辱主上非常之遇夤緣寵渥更踐清華晚收疎外之孤蹤擢贊微幾之要務奉天光而咫尺被聖誨之丁寧謂臣世服近僚有均休共戚之義察臣傍無厚援絕背公死黨之嫌曲示優容俾思報效顧駑駘之難强嗟蒲柳之易衰久預枋司積有妨賢之畏涓祈麾寄更圖陳力之方伏遇皇帝陛下體虛靜以儲神極高明而盡下俯矜素悃特霈俞音惟定武之奥區據朔陲之重地尚叨付委靡即棄捐仍進叙於文階且兼華於祕殿併將厚

意增責舊臣況臣夙侍軒墀實司樞筦凡治軍經武之要洎守塞禦戎之宜日炙睿謀備觀宸斷逮茲臨遣得以遵承謹當細大必躬夙宵彌勵進不敢希功而生事退不敢弛備以曠官期不玷於誤知庶少酬於鴻施

公著守晦叔夷簡之子元豐五年以同知樞密院事出知定州

衛州鹽倉謝上表 劉摯

議令獻言知典刑之無赦原心觀過荷仁聖之有容貸

其餘生處以善地伏念臣稟生艱拙遭世盛明學不能窮理而知幾材不足趣時而適變晞名涂以旅進濫文館之末游和鉛何功索米逾歲間承人乏偶攝椽於中堂旋誤聖知使備員於憲府仍職書林之舊就行御史之中始自愚臣前無故事方陛下繼承於五聖而國朝平治者百年力勤肯穫之田大解不調之瑟蒐抜羣材而審以器使變化百度而曠然日新臣於此時職在言路誓殫忠義敢避勢權寧以孤睽訐切咈衆而危身不

忍從容唱和負恩而速進狂愚自信裨益無方故宿官之日幾何而瞽言之罪非一至於均民而弛役因之率戶而出泉雖慮始樂成者愚人之不知然損下益上者先王之大戒輒條十害冀補萬分議臣見譏以爲敗謀而亂化清衷獨見知其有責而盡言不狥以誅止容其去褫臺閣之二職置瀟湘之一涯有祿食使之存全有職事可以報效銜恩載幸揣分增憂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察臣孤忠全國大體不惜骫一夫之法庶幾留衆正

之門謹當上體恩仁期於必報下堅節義死而不渝

摯字莘老熙寧中爲監察御史裏行以論新法安石欲竄之嶺外神宗不聽謫監衡州鹽倉先是倉吏與綱兵姦利相市鹽中雜以僞惡摯悉意檢視弊減十七父老目爲學士鹽

南京謝上表 曾肇

以儒懦而辭將符以親嫌而避邊要頗識事君之義敢干留令之誅仰頼聖明俯矜誠請旣逃罪戾仍獲便安

伏念臣無所取材粗知嚮道雖險阻艱難備嘗之矣而造次顛沛必於是焉以平生寡偶而少徒故臨事易危而多畏昨祈外補聊避煩言未容墨突之黔遽改幷門之帥且節制方面號爲儒者之榮率先戎行正是人臣之分便當即路詎敢懷私但以任非所長力有不逮矧兄弟之孤立擅將相於一時中懼滿盈外虞讒閒再瀝籲天之懇終蒙易地之優維陳宋之奥區首東南之甸服周流二國俯仰十期何幸衰年復尋故步望千門之

宮闕識三后之衣冠合抱干雲或異時之拱把峩冠束帶多前日之佩觿所愧薄材曾微惠政下孤民望上誤國恩此葢伏遇皇帝陛下舜智兼容堯仁徧覆初無心於予奪皆因物之短長是致孤生與叨平施無輕民事方竭力於兹辰苟利公家誓捐軀於異日

肇字子開翠布之弟也元祐中嘗出知應天府徽宗初爲翰林學士布拜相引故事避禁職拜龍圖閣學士出知陳州歴太原應天府揚定二州

賀上傳國寶表 曾肇

受命之符爲時而出自天之祐維聖是承方拜貺於大庭遽均恩於率土官師動色海寓蒙休臣聞夫國璽之有去來猶周鼎之有輕重好治而惡亂舍昏而即明頃自有唐之衰荐更五代之季伏而不發殆且百年忽爾自歸將傳萬世所以表祖宗積累之慶告社稷靈長之休在聖與仁宜昌而壽恭惟皇帝陛下沉潜廸哲剛健好生參天地以成能垂子孫而作則果有神物是貽皇

家固將配甘露以紀元豈止擬芝房而度曲臣職專守土志切慕君講稱壽之儀阻陪下列奏升中之頌故俟方來

元符元年正月咸陽民段義得玉印一紐上之詔翰林學士承旨蔡京等辨驗五月朔御大慶殿受天授傳國受命寶行朝會禮班德音於天下減罪囚一等徒以下釋之以段義爲右班殿直賜絹二百疋六月朔改元

謝諫議大夫表　張舜民

方安謫籍忽對鋒車入瞻八彩之秀毫進與七人之上列竊聞明主臨政而願治先王爲官而擇人號曰梓材取其器使若夫諫爭之任政惟侍從之人地容而選清秩卑而望重其所以起居言動則與史官相表裏其所以彈訶風察則與臺憲同戚休始則專弼人主之違令乃泛論天下之事乃者藥石不進鳧雁僅存仗馬一鳴茅茹不已豈謂大明之東出廓然睍雪之曰消鼓之以

惠風潤之以膏澤東窮海嶠北決江湘胱禁錮者何翅

二千人計水陸則不止一萬里死者傷嗟之不及生者

扶匐以來歸昔居輔弼之崇謀謨帝所終作蠻夷之鬼

棄擲道傍古先未之或聞畢竟不知其罪敢望桑榆之

晚景獲依日月之末光招魂於楚水之涯拭目於雲臺

之表手摭西日口誦離騷齒髮摧頹謾索太倉之米衣裳

顛倒驚聞長樂之鐘此乃伏遇皇帝陛下上當天心下

厭人望見機不俟終日從諫甚於轉圜變通得之神宗

寛大類乎仁祖豈止𠫵莠之被賞將令泉壤以銜恩率是以行爲國何有敢不激昂暮氣緝理空文乗白馬而伏青蒲試圖來效餓西山而蹈東海期免後艱

張舜民字芸叟邠州人元豐中有事西夏環慶帥髙遵裕辟掌機宜文字王師無功有得舜民軍中詩上聞者坐謗訕謫監郴州酒稅元祐中以司馬光薦歷祕書少監元符中罷職徽宗立擢諫議大夫坐元祐黨安置商州舜民嘗有詩曰一夜蛙聲不暫停近如

相和遠如爭信知不爲官私事應恨疎螢徹夜明識

當時持論各有所主也

謝賜恤刑詔表　李清臣

徒筝頌繫交手傳懽吒隸聞音相趨動色雷風鼓舞律

呂和平屬在守臣惟知虔命切惟歷代之爲政莫若本

朝之恤刑承平幾百四十年覆養方二三萬里德如天

地日月恩及草木蟲魚尚慮府縣犴牢官曹卒吏誦司

空城旦爲業胥柱後惠文之風喜作煩苛私行慘刻或

致孤窮無告疾痛不聊是頒詔教之丁寧申諭州邦之
長守使之網羅寬大櫺檻疏通日與涼酏時視藥物比
周王之扇暍殆又過之雖夏后之泣辜亦止如是此蓋
恭遇太皇太后陛下睿慈燕裕仁治醇醲尊居九重之
深周念四海之遠謂聖世不專以刑爲天下王者常欲
以恩結民心仰寧八室之光靈垂慶億年之統祚臣敢
不奉行上意秪率外臣

李清臣字邦直魏人韓魏公聞其名以兄之子妻之

嘗草魏公行狀神宗見之曰良史才也召爲國史編

脩官歷官通顯起身窮約能以儉自持然志在利禄

一意欲取宰相紹聖初廷試進士發策首爲紹述之

論國是遂變然與章惇曾布不協卒爲所陷竟不如

願以死　宋時制度如此宜其深得民心令郡邑長

吏不可不三復斯篇

建寧軍節度使謝表　呂惠卿

備嚴近之選而抵非常之慼當清明之朝而罹甚重之

譴孽乃自作咎將誰歸伏念臣起自諸生暗於大道持
款啟之聞而欲輕於事變信呻吟之得而希掛於功名
分既過逾理宜顛越矧先帝有為之始乃羣臣效顧之
時輒先要津以閱賢路雖預討論者三四事而參幾務
者一二年凡是蠧國害民之由實臣憎學誤朝之致豈
亦下流之所處更令衆惡以皆歸偶失當時士師之刑
難逃今日司直之論尚蒙善貸未置嚴誅特從四裔之
遷以正三凶之比衰疲遠謫人皆知其難堪親愛生離

聞者爲之太息伏惟皇帝陛下天仁自得聖孝光充撫弓劍之遺藏每加悽愴顧廟堂之舊物寧不盡傷特罪悔之至深猶典刑之爲屈龍鱗鳳翼已絶望於攀援蟲臂鼠肝一寘心於造化涕逐言出莫知所從

語語伏棊可謂奸人之雄

尚書省謝車駕臨幸表　林希

天臺肇建具崇喉舌之司帝車下臨增重陛簾之寄非常之舉視古無倫恭惟皇帝陛下天縱多能日新盛德

剗除衆弊裁制萬微考先王之董治官立尚書以政為本紀綱條理見微旨於新書刱作規模别牧司於著位葢慮之積年而成於兹日聞諸前世而驗於方今忽紆清蹕之傳罙聳鴻都之觀且北辰居極外環象斗之宮而黄道所經旁及積星之位瞻威顔於咫尺被法語之丁寧勑以在公退而交儆分曹帥屬燦然周典之文望輦拜恩陋彼漢郎之歎矧復宗藩旅進禁從相趨凡獲侍於宸遊皆預窺於聖作歡聲載溢慶榮遇於一時信

史備書流美談於萬世臣等叨膺重任久負明恩顧懷
備位之愆第劇逢辰之幸敢忘策勵期稱寵臨

希字子中紹聖初章惇嘗曰司馬光作相用蘇軾掌
制所以能鼓動天下安得斯人而用之或薦希用為
中書舍人許以執政希亦久不得志自司馬光呂公
著以下數十人之制皆極醜詆至以老奸當國陰斥
宣仁讀者忿歎希一旦草制罷擲筆曰敗了名節矣
已又怨惇而與曽布比罷知亳州　　駕幸尚書省必

神宗時事本紀不載

謝賜春衣表 鼂補之

勾萌畢發慶賜可行土牛久飾於送寒幽籥未歌於迎暑乃眷造庭之頤爰開在笥之良肆有等差均於覆被恭惟皇帝陛下宜人布政育物為功卉皮自適於陰陽氄毨同和於天地既陶無外之化亦霑咸若之恩織篚亂流豈惟加五百里之遠女工同燎故復半三十日之收矧是具僚與之同體適及風雩之後大頒幣帛之珍

君賜足榮不歎無衣之七王章有分庶逃終褫之三誓
各糜捐以圖報稱
補之字无咎濟州鉅野人迥之族孫也十七從父官
杭州作七述謁通判蘇軾軾先欲有所賦歎曰吾可
以閣筆矣舉進士試開封及禮部別院皆第一元祐
中以薦除祕書省正字章惇當國出知齊州坐實錄
失實降通判應天府又貶監處信二州酒稅徽宗初
召還黨論起出知河中府大觀末出黨籍起知連州

改泗州卒

免右僕射表 韓忠彦

申寵命以自天榮非意及措躬而無地愧與憂并仰冒眷衷歷陳危懇切以君臣同體取象於元首股肱上下交孚相視如腹心手足所以代天工而理物故能熙帝載以奮庸自昔御臨尤艱考慎惟德業之兼茂乃邦家之有光伏念臣學無他長材止近用不爲詭隨以狥衆但知直道以事君遭遇聖時未隳素業贊陪機政惟

任孤忠墻高每懼於疾顛綆短固難於深汲更冒非常之寵深虞可畏之言矧今蠹萌未消國是雖一事有可否必分年號而得行臣無忠邪槩指朋類而皆廢西方師老而財匱斗米至於千錢北道河潰而民流十室幾於九去大需更新而猶多禁錮宿逋雖減而尚困追償方欣大有爲之時乃用不世出之士豈茲綿薄能副詳延伏望皇帝陛下奮獨斷之明廣僉諧之訪旁求不間於庶位圖任況多於舊人采擢微才收還成命譽歸明主

名器不輕以假人謗息愚臣貟乘免聞於致冠

忠彥琦之子元祐中知樞密院事哲宗親政更用大

臣言者爭言垂簾時事忠彥言昔仁宗始政當時亦

多譏斥章獻時事仁宗惡其近薄下詔戒飭陛下能

法仁宗則善矣出知定州徽宗立拜尚書左僕射封

儀國公與曾布不協出知大名府又以復廢后爲罪

再降大中大夫懷州居住

代范忠宣公遺表李之儀

臣聞生則有涯難逃定數死之將至願畢餘忠輒留垂盡之期仰瀆蓋高之聽中謝伏念臣賦性拙直稟生艱危忠義雖得之家傳利害率同於人欲未始苟作以干譽不敢患失以營私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粵自治平擢爲御史繼逢神考進列諫垣荏苒五十二年首尾四十六任分符擁節持橐守邊晚叨宥密之求再席鈞衡之寄遇事輒發曾不顧身因時有爲止欲及物固知盈滿之

當戒弗思禍釁之陰乘萬里風濤僅脫江魚之葬四年瘴癘幾從山鬼之遊忽遭睿聖之臨朝首圖纖介之舊物復官易地遣使宣恩而臣目已不明無復仰瞻於舜日身猶可免或能親奉於堯言豈事理之能諧果神明之見嗇未獲九重之入覲卒然四體之不隨空懸田畝之還上負乾坤之造猶且强親藥石貪戀歲時儻粗釋於沉迷或稍紓於報效今則膏肓已逼氣息僅存泉路非遥聖時永隔恐叩閽之靡及雖結草以何爲是以假

漏偷生刳心瀝懇庶皇慈之俯鑒亮愚意之無他臣若
不言死有餘恨伏望皇帝陛下清心寡欲約己便民達
孝道於精微擴仁心於廣遠深絕朋黨之論詳察邪正
之歸搜抉幽隱以盡人材屏斥奇巧以厚風俗愛惜生
靈而無輕議邊事包容狂直而無易逐言官若宣仁之
誣謗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本權臣務快其私忿非
泰陵實謂之當然以至未究流人之往愆悉以聖恩而
特叙尚使存殁猶汚瑕疵又安得未解疆埸之嚴幾空

帑藏之積有城必守得地難耕凡此數端願留聖念無令後患常軫淵衷臣所重者陛下上聖之資臣所愛者宗社無疆之業苟斯言之可采則雖死而猶生淚盡詞窮形留神逝

范忠宣公傳云疾革以宣仁后誣謗未明為恨呼諸子口占遺表命門生李之儀次第之其畧云云凡八事建中靖國改元之旦受家人賀明日熟寐而卒李之儀傳云坐為范純仁遺表編管太平　蘇文忠公

集賜右僕射范純仁辭免不允批答云吾聞之乃烈考曰君子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雖聖人復起不易斯言卿將書之紳銘之盤盂以爲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歟則令茲爰立之命乃所以委重投艱而已又何辭乎與此表皆用文正語

謝復官表 鄒浩

萬里投荒豈生還之敢望九重獨斷俄意外以蒙恩感激哀憐縱橫涕淚伏念臣最爲固陋全昧幾微有言輒

至於妄陳雖死不足以塞責上頼聖人之救物特寛司寇之嚴刑但復竄於遐方姑使省其往咎惟昭潭之可畏與新州而不殊形影自隨朝夕難保昏昏瘴霧信爲提耳之師兀兀愁居因得致身之道惟忠惟孝無古無今命雖甚於垂絲心已期於結草不謂僅存之瘦骨忽還將絶之驚魂既獲免於拘攣遂亟諧於定省名繫罪籍品復文階在收拭之非常皆覬覦之莫及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道彌天覆德盛春生千齡光御於丕圖萬物

率由於和氣紹隆先烈坐撫太平曲回進日之明旁燭
戴盆之下謂裕陵長育賜之第而除教官謂哲宗保全
矜其愚而屈常法召從五嶺之表端過六龍之飛擢於
不次之中曽是惟新之數肆令甄叙俯及孤危臣敢不
因險阻艱難之備嘗念身體髮膚之再造益堅夙志遙
瞻北極之尊長與老親共祝南山之壽精誠所貫髙厚
必知

鄒浩字至完常州晋陵人哲宗時爲右正言時章惇

獨相威虐震赫浩所言每觸其忌已而立劉賢妃爲后浩極諫惇詆其狂妄削官爵羈管新州徽宗立召還復爲右正言

賀進築表 唐庚

臣某言准進奏院報四月初七日涇原路合熙河環慶秦鳳路人馬出寨狀天都山進築西安州天都臨羌寨了當至五月初九日分屯訖者四路雲屯如入無人之境三城鼎峙坐收不戰之功華夏懽騰蠻夷震懾中賀

臣竊以要荒之叛服係乎制馭之是非有蠢西羌久羈
天討當元豐之願治將議剪除逮元祐之偷安務從姑
息養成其惡以迄於今屬神聖之嗣興起師徒而進築
遠攻近取日削月侵城堡漸逼其腹心刁斗相聞於巢
穴天都形勝既歸掌握之中靈武勢孤自有喪亡之懼
積年之寇指日可平恭惟皇帝陛下仁勇兼資德刑相
濟震文王之一怒所以安民體成誦之四征終於成德
神武不殺上兵伐謀故能旬月之間大復祖宗之地不

疾而速惟斷乃成臣猥以空疎誤蒙委寄振衣踴躍欣聞三捷之音拜手懽呼阻上萬年之壽

唐庚字子西具瀾編中子西詩最工於屬對令撮其警句於此如云手香柑熟後髮脫草枯時精力看書覺情懷舉盞知翻泥逢暗笋汲井得飛梅竹根收白疊木杪得黄封雲陰哭鳩婦池溢走魚苗十年騧局促萬事燕差池七言如云就使眞能去窮鬼自量無以致錢神此去只堪犀首飲向來都是虎頭癡至今

無奈曾孫稼穡度虚占少女風

謝賜柑表 失名

聘禮既陳祝帝齡於紫闕恩華固異賜儇實於公鄉方厥包未貢之期捧兹德維馨之賜天香滿袖染湘水之清寒雲液盈盤挹洞庭之餘潤梓里豈遑於遺母楓庭切顧於獻君感德滋深喻言罔既

崇寧三年大遼賀生辰使至賜柑有此謝表

謝講和赦表 岳飛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宣撫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上表言今月十二日准進奏院遞到赦書一道臣已即恭率統制領將佐官屬等望闕宣讀訖觀時制變仰聖哲之宏規善勝不爭實帝王之廟算念此艱難之久姑從和好之宜睿澤誕敷輿情胥悅中謝竊以婁敬獻言於漢帝魏絳發策於晉公皆盟墨未乾顧口血猶在俄驅南牧之馬旋興北伐之師蓋出言不衷要盟無信莫守金石之約難充谿壑之求圖暨

安而解倒垂猶之可也顧長慮而尊中國豈其然乎恭
惟皇帝陛下大德有容神武不殺體乾之健行巽之權
務和衆以安民迺講信而脩睦已漸還於境土想喜見
於威儀臣幸遇明時獲覩盛事身居將閫功無補於涓
埃口誦詔書心有慙於軍旅尚作聰明而過慮徒懷猶
豫而致疑謂無事而請和者謀恐卑辭而益幣者進臣
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讎而
報國誓心天地當令稽顙以稱藩

持此議論豈能一日安於高宗之朝哉蓋公不滅敵檜且滅公天固定之公亦自知之矣不能學張俊輩偷取富貴於臣敵之世也

謝除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表 周必大

宗伯綴文昌之坐已高曳履之班翰林依華蓋之星向玷演綸之直當聖王謹持於公器獨遇臣常愧於私人臣竊考自古豪英之才旋觀當今文學之士或抑厭草茅之下或陸沉州縣之中瞻城南尺五之天致身無路

想玉階方寸之地通籍幾人况乎出入禁嚴周旋侍從論思獻納日邇清光衣被服乘歲叨微數向匪負一時之望安能符衆論之公如臣者學不足以知方才不足以應務家壁四立甘爲窮陋之民君門九重敢起躋攀之念而臣親逢聖作首奉詔除簡知特厚於儒臣奬推徧吏於華貫官益崇而效寡祿愈富而報微左降固宜右遷何有恐拜便蕃之命疊加優異之恩帥屬春官光貳卿之舊次摛文禁苑添四命之新榮煥寶帶以章身

飾繡黼而華駿正使實兼數品尚虞稱塞之難矧伊初
乏寸長何意超踰之甚周章就列俯仰懷慚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道協舜華志恢禹迹明明在上雖洞照於羣
情浩浩其天每包涵於萬類寧稍捐於爵秩恐或棄於
菲葑遂致凡才亦塵顯仕臣敢不悉其思慮稱是寵褒
號令文章期助漢家之制討論潤色勉希鄭國之賢尚
逭素餐豈酬玄造

必大字子充廬陵人孝宗朝兩入翰林幾六年制命

溫雅周盡事情爲一時詞臣之冠

福建到任謝表 陸游

咸造在廷甫遂朝宗之願奉使有指遽叨臨遣之榮大造難名餘生曷報 中謝 伏念臣幺然薄命起自窮閻偶以元祐之黨家獲與紹興之朝士眞人有作景運方開適當宁歎息人才之實難顧一時豪傑號召而未至首蒙引對面錫殊科遭逢稀闊之知聳動邇遐之聽豈期蹇薄旋困沉綿卒綮全度之恩俾獲退藏之分侵尋半

世轉徙兩川三爲别乘之行再忝専城之寄五十之年已過非復壯心八千之路來歸怳如昨夢敷陳淺拙應對參差惟遣黜之是宜豈超遷之敢望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兼倫制澤被堪輿念臣流落有年尚未除於狂態憐臣馳驅無地空竊抱於愚忠顧雖末路之孤蹤猶玷外臺之高選臣謹當力思守道深戒瘝官禮樂遠有光華既大踰於素望靖共好是正直庶少答於鴻私

游以漏言出通判䕫州本傳但云後累遷江西常平

提舉不言爲福建何官

江西到任謝表 陸游

疏恩趣召靡待一人之言改命遣行猶備四方之使丹衷欲叙雪涕先傾中謝 伏念臣稟資迂愚立身羇觽偶竊犁鉏之餘暇妄窺述作之淵源纍然自力於簡編老之將至過矣見稱於流輩轉而上聞頃入對於燕朝實親承於睿奬然而異恩賜第弗由場屋之選掄特旨造廷非出公卿之論薦已分亟投於閒散豈期重累於生

成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立賢無方用人惟已一洗拘攣之積弊廣收魁傑之遺才施及妄庸亦蒙省錄甫停追詔還畀使旜凡曰自結於上知皆俾無蹈於後宫海嶽之内纖塵墜露何所用之父母之愛幼子童孫蔑以加此驅馳入境感懼塡膺重念臣樸學守株孤身弔影素乏蚍蜉蟻子之助孰爲輪囷蟠木之容愴餘日之安歸抱微誠而永歎方天子建中和之極用告成功雖太史近卜祝之間亦思自效尚憑長育不遂棄捐所願預草

漢家檢玉之文闕遽同堯民擊壤之作刳肝自訴伏
鑕何辭疾痛闕仰而呼天誓靡求於世俗齋戒沐浴
可以事帝冀終望於清光
皆俾無蹈於後宮一本作諂此句不可解

嚴州到任謝表陸游

穿延和之細仗面咫尺天佩新定之左符秩二千石叨
塵過分感懼交懷中謝臣聞明主恩深書生命薄唐帝
之知李白一官不及於生前漢皇之念相如遺稾徒求

於身後況如臣輩莫望昔人猥緣一技之甲嘗綴百僚之末雖簪笏久違於昕謁乃姓名猶在於淵衷乘傳來歸兩奉召還之旨懷章欲上亟蒙趨對之榮親降玉音俯憐雪鬢勞其久別蓋寵嘉近侍之所宜勉以屬文實臨遣守臣之未有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睿謨冠古英斷如神肆筆成書千載獨高於聖學刺經作制諸儒絕企於清光以臣夙被化於明時憐臣未廢書於晚歲將激昂其素志故闊略於往愆臣敢不戴使愚使過之恩念

有社有民之寄想棠陰而聽訟期無墜於家聲及瓜戍而代歸尚少酬於君賜

游本傳云過闕陛辭上諭曰嚴陵山水勝處職事之暇可以賦詩自適表中勉以屬文云云蓋指此

丞相率文武百僚賀壽皇正旦表 陸游

道妙渾成太極著兩儀之本天端更始三朝受萬國之歸慶集有邦驩騰率土 中賀 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陛下濬哲稽古清明在躬握乾符闡坤珍難名蕩蕩之德系

唐統接漢緒誕受丕丕之基以海宇之富而蹈巢由高世之風以父子之親而行堯舜曠代之事迨此獻歲發春之日實繄考圖數貢之時史冊增華搢紳太息臣等幸承睿獎獲覩昌期鵷行畢集於大庭共喜戚顏之近龍袞恰趨於小次更知榮養之尊

進大學衍義表 眞德秀

汗竹雖壓何補聖經之奥食芹欲獻誤蒙天語之溫以十年纂集之勤欣一旦遭逢之幸 中謝 惟大學設八條

之教為人君立萬世之程首以格物致知示窮理乃正心之本推之齊家治國見脩已為及物之原曾子之傳獨得其宗程氏以來大明厥旨迨師儒之繼出有章句之昭垂臣少所服膺晩而知趣謂淵源遠矣實東魯教人之徽音而綱目燦然乃南面臨民之要道曩叨侍從論思之列適當姦諛蒙蔽之時念將開廣於聰明惟有發揮於經術使吾君之心炳如白日於天下之理洞若秋毫雖共鯀雜進於虞朝豈魑魅能逃於禹鼎不量菲

溥欲效編摩遽罹三至之讒徒結九重之戀既投閒而置散因極意於研精畎畝不忘君每惓惓於報上藩牆皆置筆幾兀兀以窮年首剟聖賢性命道德之言旁采古今治亂安危之迹必提其要皆聚此書凡諸老先生之講明粗加該括於君子小人之情狀尤極形容載瞻海嶽之宗深期效涓埃之裨補兹葢恭遇皇帝陛下乾旋坤轉日就月將於緝熙殫厥心基命適隆於成后念終始典於學遜志克邁於商宗方將切磋琢磨而篤於自

脩定靜安慮而進於能得事欲明於本末理期貫於精粗適稡成編冐塵清燕止其所止願益加止善之功新以又新更推作新民之化

理宗即位德秀屢進鯁言彌遠謀摅之給事中王塈始駁德秀所主濟王贈典侍御史莫澤等交章劾之落職罷祠彌遠死上親政召爲戶部尚書乃以衍義進上欣然嘉納

權戶書謝表 眞德秀

十連竊寵愧藩閫之罔功一札遄歸叨地官之晉長班蹕陪於踐斗懼深重於履氷伏念臣素守朴忠濫膺迪簡曩被初元之名首躋邇服之榮自退屏於山林浸遊違於軒陛憂時之髪盖白恨去國之十年戀闕之心如丹敢忘君於一飯間蒙起發再玷承流皂蓋分符趋復還於舊物青冥授鉞繡行忝於故鄉曽坐席之未溫忽賜環之已及方躬覽宏開於公道而彙征畢萃於羣賢敢圖孤迹之漂流亦辱清朝之記録且民部周司徒之

任豈惟稽戶口之版圖顧尚書古納言之官蓋實專喉舌之樞要誤拜演綸之渥冒陞曳履之華退省駑疲曷勝蝨負茲蓋恭遇皇帝陛下乾剛天健畜德日新親庶政以勵精大明黜陟臨百官而昭德洞别忠邪念臣嘗參紫橐之聯知臣精屬素絲之節趣還近緻俾侍清光臣敢不期稱隆私勉堅初志生財有道雖懋源流本末之知事君非欺願竭獻納論思之效

江東漕到任謝表　眞德秀

兩螭夾侍久點近班四牡載馳叨分劇郡假中祕隆儒之寵爲外臺將指之光望過所期感深以愓伏念臣才非適用幸有逢辰屬漢廷更化之初首唐室登瀛之選金鑾夜直承密命者六期玉陛晨趨對清光於再稔凡吮墨濡毫之士皆振纓戢弁其間吏責旣稀所願優游於邇列主恩未報寧忘眷戀於本朝其如親闈喜懼之年當謹人子清溫之職輒援公輔辭翰林之請庶幾潘岳奉板輿之懽分太守之符日需成命出少府之節遽

冒殊恩懷章而過里門閲宿而臨封部敬卜中和之節重宣寛大之書軺傳初馳旄倪爭覩謂朝廷所以轂柱下之史葢聖主將以惠江右之民因博采於風謠頗究知其疾苦以垂罄之家而困追需之目以屢歉之歲而多流徙之人官無定證之簿書里有難平之傜役文移星火不勝胥史之誅求牒訴邱山半爲賦租之繁重輿言及此勿救可乎輒殫朝夕之咨諏兼課公私之緩急賦難遽省盍漸損賦外之征民未易蘇當先去民間之

蠢切自量其綿薄恐終負於選掄伏遇陛下洪造曲成
大明溥照念臣志存將母俾獲便於旨甘知臣學本愛
人欲稍覩其政事肆加遴職仍畀重權臣敢不以阜俗
爲阜財之方以恱民爲恱親之本灌輸所仰愧無鞭笑
之能撙節是先敬佩玉音之訓

眞德秀字希元建之浦城人寧宗嘉定中爲起居舍
人數言事不諱時史彌遠用事方以爵祿縻天下士
德秀慨然謂劉爚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

有不肯爲從官之人遂力請去出爲秘閣脩撰江東
轉運副使

以奉祠再除知泉州到任謝表　眞德秀

奉祠居里每勤北極之瞻進職守藩復忝南州之寄甫
臨舊服恪布寬條臣聞天道至仁風霆無竟日之怒聖
君大度山林鮮終棄之才韓安國起於徒中柳宗元用
於貶所皆爲長史蓋値明時微臣乏漢唐二子之能陛
下守祖宗萬年之法昨者金華之入侍溫然玉色之下

詢昌嘗因諫以罪人自愧格君之無術方抨彈交上獨亮狄山之愚迨渥宥一頒盡洗亢城之玷何當於議罰而樂於用恩庸見九重之本心不忍一眚而棄物旣班次對又秩殊廷沒齒飯疏夫亦奚憾建牙作屏則匪所期敢圖朱旛皂蓋之華仍莅紫帽清源之境念昔先帝付臣此州玩愒三年不聞善最侵尋半世復見遺民屬當公私凋弊之餘不勝上下煎熬之急七邑而二爲煨燼十室而九之蓋藏禁旅雲屯軍餉每難於宿飽宗藩

日茂俸緡半出於鑾空自省迂疎苦爲經理幸遇陛下
道心淵靜德性昭融不以諛恱爲愛君故畧臣疇昔杜
鱗之譴不以聚歛爲體國故取臣平時求牧之長畀以
舊封責其來效臣昔猶將父今獨攜孥祿弗逮於養親
志惟專於報上拊摩瘡痏冀邦人生意之復還培溉本
根爲聖朝元氣之一助
寧宗時德秀嘗以右文殿脩撰知泉州有惠政理宗
即位歷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屢進鯁言上虛心開納

彌遠盐憚之諷臺諫以德秀論濟王贈典劾之落職罷祠紹定五年進徽猷閣再知泉州迎者塞路深村百歲老人亦扶杖而出城中歡聲動地

謝宣召入學士院備顧問表 真德秀

來從南服未宣民瘼之勞召寘北扉猥被宸綸之寵光生里巷榮動簪紳切觀列聖之用人惟待詞臣而加禮蓋於言語文章之外責其論思獻納之忠或雖忤旨而暫閒終必棄瑕而復用脩除翰院在環滁出守之餘軾

侍禁庭亦赤壁歸來之際加歲月則其文老涉變患則其慮長乃登邃嚴以備顧問如臣者才華弗競戇拙自將掌先皇帝內制者六年每慚越俎逌陛下初元之再命竟許循牆以驅馳州縣之頻且放廢山林之久見聞寖少藝業益荒結茅屋於雲邊以甘終老瞻玉堂於天上若隔前生敢云白首之重來誤辱清衷之親簡獲玷久虛之選幾成三入之榮恭遇陛下肆筆成文解絃更化志孚羣聽欲下山東之書念在邊陲或訪河西之事

必有端良之彦以充供奉之班奚取臣愚俾承人乏臣敢不益堅晚節思答隆知賜宮錦而嘉草詔之能雖非敢望即金鏡而摘任賢之要知所自新

彌遠既死上始親政以顯謨閣待制知福州召爲戶部尚書改翰林學士知制誥德秀在理宗朝凡再入學士院詳此表語意蓋福州以後事也

除刑部尚書謝表 方岳

祈父王之爪牙久負臨邊之寄尚書國之喉舌遽塵司

憲之班懇避無從叨踰已甚臣切以班固志刑法兼存
兵甲之繕脩臯陶作士師曰惟寇賊之姦宄蓋二者相
為於表裏而四夷正賴於鞭笞乃咨分梱之臣與聞司
臬之事繄此責則重矣非其人而謂何伏念臣受國厚
恩遭時多事當其南牧旣不能折遝衝以寢虜謀戒爾
西征復不能殲羣醜以敵王愾烏幕雖云宵遁祠孤尚
復晝嘷奚有微勞肆兹懋渥此蓋恭遇皇帝以并包立
皇極以懲勸興人心謂賞僭及淫固難私於八柄然功

疑惟重顧何憂於一官遂令孤外之踪亦玷文昌之選臣敢不相爲嘗膽獨有捐軀突厥通不習文已莫辭於憲部馬伏波雖已老誓當死於邊城

賀耕籍表 失名

青壇祇祓嚴萬乘以尊臨黛耜爰興舉三推而躬勸歡傳華旦風動綿區竊以籍乃借民周雅述載芟之訓寬而從事戴經垂秉耒之辭不惟敦龎淳固於是乎成抑亦醴酪粢盛由此而出考之往牒具有明文故孝武頌

詔於東郊章帝親廵於懷縣豈止一時之稱美實爲千
古之流光挺上聖之中興脩縟儀而肇舉凡居涵覆孰
不欣愉恭惟陛下大德時乘多能天縱盡掀雲閶之河
漢洗空天下之干戈南北交通書文混一肆念黎元之
衆未知稼穡之艱爰擇元辰用勤終畝丕顯先農之祀
於昭重穀之誠千耦其耘佇慶康功之卽萬邦無斁永
歌嗣歲之興臣叨守偏方幸觀盛事書頒一札已聞天
語之叮嚀麥秀兩岐願繼前賢之彷彿

賀河清表　失名

后祇秩祀適陳母事之儀坎德開先時薦河清之瑞表非常之景貺昭至感之精通凡在見聞孰不欣忭伏惟陛下誕揚基命欽率玄謨得虞帝之執中體成湯之秉哲人文煥而允穆聖風衍而普和名山既升集四靈而爲畜萬物咸賴顧行葦而不傷恬淡宅中雍容垂拱天鑒丕德啟真籙以合符民戴上麻㐌神區而望幸講求茂實俯詢僉同增脩鄧上之宮竚發襄城之駕威儀浸

盛兼商輅以齊驅福應駢臻豈漢鼎而專美惟域中四大地得一以攸寧天生五材水潤下而爲利稽九河之旣導冠四瀆以稱尊抱睢壤以縈迴合汾源而奔注舟師振楫幾汩於涇泥川后靜波俄澄於江練連銀漢而共色侔浪井以成文三門緩激箭之流百丈見纖鱗之戲蕩邪却穢挹之無遯於甘泉薦潔明馨用之可資於玄酒實千年之慶會同萬世以延鴻臣等將事嚴祠獲覩丕應顧縉紳之士已拜於封章止甸泱之間又窺於列

奏顒示在庭之著作式昭希代之殊祥

賀平宋表孟祺

臣巴延等言國家之業大一統海嶽必明主之歸帝王之兵出萬全蠻夷敢天威之抗始干戈之爰及迄文軌之會同區宇一清普天均慶欽惟皇帝陛下道光五葉統接千齡梯航日出之邦冠帶月支之國際丹崖而述職奄瀚海以爲家獨此宋邦弗遵聲教謂江湖可以保逆命舟楫可以敵王師連兵負固踰四十年背德食言

難一二計當聖主飛渡江南之日遣行人乞爲城下之盟逮凱奏之言還輒姦謀之復肆拘囚我信使忘乾坤再造之恩招納我叛臣盜漣海二城之地我是以有六載襄陽之討彼居然無一介行李之來禍既出於自求怒致聞於斯赫臣肅將禁旅恭行天誅爰從襄漢之上流復出武昌之故渡藩屏一空於江表烽煙直接於錢塘尚無度德量力之心乃有殺使毀書之事屬廟謨之親稟謂根本之宜先乃命阿嘍罕取道於獨松董文炳

進師於海渚臣與阿珠安塔哈等𠫭司中閫直指偽都犄角之勢既成水陸之師並進常州一破列郡傳檄而悉平臨安爲期諸將連營而畢會彼極窮蹙迭出哀鳴始則爲稱姪納幣之祈次則有稱藩奉璽之請顧甘言何益於實事率銳旅直抵其近郊呂來用事之大臣放散思歸之衛士堀强心在四郊之橫草都無飛走計窮一片之降幡始豎其宋國主率諸大臣已於二月初六日望闕拜伏歸附訖所有倉廪府庫封籍待命外臣奉

揚寛大撫戢吏民九衢之市肆不移一代之繁華如故玆惟睿算卓冠前王視萬里爲目前運天下於掌上致令臣等獲對明時歌七德以告成深切龍庭之想上萬年而爲壽更陳虎拜之詞

孟祺字德卿符離人巴延伐宋爲行省諮議遷郎中巴延雅信之每詣闕政無大小祺並裁决之宋平巴延奏祺前後功多晉嘉興路總管佩虎符行未久解官歸卒謚文襄

徽欽入金大受𢟍辱有昏德重昏之封蒙古於瀛國不聞有此藝祖仁厚太宗鉶薄之報也天道好還夫豈欺我

進授時歴經歴議表　楊桓

協時正日國政之大端章往考來歴書之明驗一或失應衆所共瞻豈天運之靡常始人爲之未密昔稱作者初匪一家其始也莫不精微末幾則旋聞跌闊蓋由年拘積算日括周分不知闚測以考眞率多傅會以求合

必欲行於永久豈容失之毫釐幸當累洽之辰共仰同
文之治事加詳覈法貴變通欽惟憲天述道仁文義武
大光孝皇帝陛下政順陰陽德齊穹壤燭消息盈虛之
理得裁成輔相之宜爰命文臣若稽乾象晝則考求實
晷夜則揆度中星察氣朔之後先定躔離之朓朒精思
密索討本窮原革前人苟簡之規成盛代不刊之典其
爲要旨具載成書所有授時歷經三卷立成二卷轉神
注式一十三卷歷議三卷已繕寫成二十一冊隨表上

進干冒天威不勝惶懼震越之至

楊桓字武子兖州人幼警悟讀論語晝寢章慨然立志由是終身未嘗晝寢由教授召爲太史院校書郎奉勅撰儀表銘歴日序文詞典雅

進實録表　王惲

典謨述堯舜之功令名顯著方冊布文武之政義問宣昭粤自漢隋及夫唐宋咸有信史以貽後來況大業豊功震今耀古惟深善述首議丕揚洪惟世祖皇帝仁孝

英明睿謀果斷爰從潛邸有志斯民植根榦而佐理皇綱聘耆德而講明治道始平大理再駕長江過化存神有征無戰迨其龍飛灤水鼎定上都革弊政以維新擴同仁而一視規模宏遠朝野清明内則肇建宗祧創設臺省脩舉政令登崇俊良外則整治師徒申嚴邊將布揚威德柔服蠻羌加以聖無不通明靡不燭守之以勤儉朴素養之以慈惠雍和收攬權綱綜覈名實賞罰公而不濫號令出以惟行萬彙連茹羣飛入彀削平下土

統正中邦慕義嚮風聲教實朔南之曁梯山航海職貢無遐邇之殊方且開學校而勸農桑考制度而興禮樂國號體乾坤之統書畫煥奎壁之文鑿所有而疇戰功不待計而救民之聽言擇善明德緩刑歛福錫民遇災知懼得洪範惟皇之理過周宣脩政之勤以致時和歲豐民安吏職蓋帝德克周於廣運故至公均被以無方可謂文致太平武定亂畧繼一祖四宗之志兼三皇五帝之功開天立極者三十五年立經陳紀者二萬餘事

以謙讓弗遑於備紀故纂脩未至於成書欽遇皇帝陛下寅紹詒謀厲精圖治亟覽觀於成憲思適駿於先聲深詔下臣俾爲實録宅心宗祏凝孝羮墻開館局而增置官僚勑羣司而大紬圖籍編摩既富搜訪加詳采摭於時政之編參取於起居之注張皇初稾增未見於罕聞承奉綸音俾蠲繁而就簡俯殫管見仰體宸衷盡畧虛文一存實事其饗會征伐文物典章粲焉列三代之英蔚爾開萬世之業與夫才德孝廉之士忠良姦佞之

臣版圖生齒之繁財賦畜牧之盛僅依條據粗致無遺今具所脩成世祖皇帝實錄二百一十卷事目五十四卷聖訓六卷凡二百七十卷謹繕寫爲二百七十帙用黄綾夾複封全隨表上進臣等忝備台司幸膺盛典顧惟載筆才何有於三長勉進蕪辭慮庶幾於一得冒凟

聖聽不勝驚惶

王惲字仲謀衛州汲縣人元貞元年以翰林學士纂

脩世祖實錄因集聖訓六卷上之卒謚文定

經筵官進職謝恩表　虞集

聖作稽古知崇效天開筵肆講於前經當宁屢煩於明
詔垂憲萬世一新經緯之文有臣十人並拜便蕃之賜
獨與睿斷創始明時伏惟昔者明王不以天縱而自聖
本之先哲式資道揆以開人故伏羲則畫於河圖神禹
錫疇於洪範凡將圖治慎在求聞盖帝王傳授之精布
乎方冊而古今治亂之迹可以鑑觀爰咨博洽之材用
廣聰明之識然守職業者特見諸政事之著惟事啓沃

者先端其心術之微故兹曠典之行實重眞儒之寄必經業可以發聖賢之蘊必器能可以相禮樂之成必養德之全素蒙孚信必至誠之積可致感通苟非其人不稱兹選而臣等性本固陋學尤迂疎守其師説之遺僅不忘其章句及轉國人之譯粗可達其性情所謂材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猶重昔人之歎況乎臣等之愚是故設醴上尊數氊廣厦既極詢諮於累歲蔑聞補報之微功敢謂能自得師坐而進道更錫官聯之

重俾專誦說之司雖竊愚榮愈增憂責茲蓋伏遇皇帝
陛下以乾坤之德爲德以堯舜之心爲心無一念不在
於民生無一事不遵於祖憲遐方卑服猶虞水旱之爲
災羣賢在朝尚恐俊良之攸伏必合二帝三王之至盛
以登四方萬國之太平下收瑣末於芻蕘裨益涓埃於
山海臣等敢不力循古訓各盡微衷非先王之法不敢
言冀必由於正路雖末世之事不敢避庶有戒於前車
尚勸九歌用稱萬壽

虞集字伯生允文五世孫父汲僑居崇仁已而避兵嶺外少從母楊氏口授論語孟子左傳歐蘇文通其大義泰定初遷秘書少監自是歲嘗行經筵之制取經史用國語漢文兩進讀集爲反覆古今名物之辨以通之晉翰林直學士帝方嚮用文學集承顧問必委曲盡言或隨事規諫出不語人諫或不入歸家悒悒不樂家人見其然不敢問也衆患其知遇日隆相與摘其文詞爲譏訕天子察其有自故不能中傷卒

年七十七世稱邵庵先生

四六法海卷四